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22

## ■ 文学研究

# 论《一千英亩》中吉妮的创伤与愈合<sup>①</sup>

廖海燕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以女性视角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创伤体验,书写了美国20世纪普通女性创伤的全景图,展现了吉妮从躲避创伤、直面创伤到走出创伤这一艰难的生存与救赎历程,揭示出简·斯迈利在关注女性个人心理创伤的同时,更以细腻的笔触直指造成以吉妮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创伤的原因,反映了简·斯迈利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对生态危机的忧虑。

**关键词:**简·斯迈利;《一千英亩》;吉妮;生存与救赎;创伤与治愈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133-05

## A Study of Ginny's Trauma and Healing in *A Thousand Acres*

LIAO Hai-y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 Jane Smiley's novel *A Thousand Acres* interweaves different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various historical times from a woman's angle, and presents a panoramic picture of American women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pproaching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Ginny's hard journey of survival and redemption escaping from trauma, confronting and getting rid of traumatic psychology. It reveals that Jane Smiley uncovers the cause of the female's trauma, while expressing her deep concern about Ginny's psychological trauma, reflecting her thinking on women's predicament of survival and worry about ecological crisis.

**Key words:** 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 Ginny; survival and redemption; trauma and healing

创伤(trauma)这一术语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 1996)中提出来的。她把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或者说是“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sup>[1][11]</sup>。本文中所取的创伤定义主要来源于此。创伤研究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影响,创伤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旨在阐述创伤的文化和道德内涵,主要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创伤经历。西方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展开了对创伤的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批评等诸多视角审视创伤,其中,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对创伤的精神分析研究常被学者用于对文学作品中的创伤进行解读<sup>[2]</sup>。当今文学界,将文学研究与创伤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当代小说运用创伤理论来进行解读,

① 收稿日期:2013-12-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12C0693)

作者简介:廖海燕(1977-),女,湖南新田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探讨出更多的内蕴。

简·斯迈利(Jane Smiley)擅长将美国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作为创作的素材,进行生动而深刻的描写,深受人们喜爱。其代表作《一千英亩》自1991年出版后好评如潮,接连荣获1992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自问世以来,《一千英亩》受到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其中关注最多的是小说中的女性和生态主题。Ayres Susan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小说进行了解读,Barbara Mathieson则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小说,强调对土地的掠夺<sup>[3]</sup>。Amano Kyoto(2005)<sup>[4]</sup>,Bakerman(1992)<sup>[5]</sup>和Carden(1997)<sup>[6]</sup>探讨了这部作品中反映出的美国文化和美国梦。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小说的“怀旧”和“乱伦”主题(MaDermot 2002<sup>[7]</sup>; Leslie 1998<sup>[8]</sup>),而其他一些评论家则关注了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声音的问题(Carlson 1991<sup>[9]</sup>; Eder 1991<sup>[10]</sup>)。

目前,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大多聚焦在作品的生态和女性主题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瑛(2005)<sup>[11]</sup>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的《土地·女性·绿色阅读——小说〈一千英亩〉的生态批评解读》和左金梅(1999)<sup>[12]</sup>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的《〈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此外,一些学者从互文性、新精神分析、女性意识觉醒、存在主义等不同视角对《一千英亩》进行了新的解读(如赵志玲 2007<sup>[13]</sup>、卢裕 2010<sup>[14]</sup>)。

纵观《一千英亩》近些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着很多亟待发现与探索的研究空间。鉴于创伤书写对于全面研究这部小说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创伤理论为视角,以小说中主人公吉妮的创伤记忆为主线,分析吉妮从躲避创伤、直面创伤到走出创伤这一艰难的生存与救赎历程,揭示简·斯迈利在关注女性个人心理创伤的同时,更以细腻的笔触直指造成以吉妮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创伤的原因,反映了简·斯迈利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对生态危机的忧虑。

## 一 沉默——逃离创伤

创伤理论关注主体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社会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创伤经历及心理状况。在《一千英亩》中,简·斯迈利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女性视角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创伤体验。故事的叙述者,大女儿吉妮,是一位生活在父权制桎梏下丧失了自我的受害者,一个懦弱、容忍、顺从、委屈求全、息事宁人、没有主见的普通家庭妇女,她就像土地一样是父亲的私有财产。父亲对她而言就象征着绝对的权威,她连续6次流产,始终未能如愿怀孕,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有关:为获得好收成在田里喷洒的化肥农药渗入土壤,渗入地下水,流进四处的阴井,而其中之一正是吉妮的饮用水源;而她的姐姐罗丝、她的母亲和邻居杰斯的母亲无一例外死于乳腺癌。我们看到了一幅美国20世纪普通女性创伤的全景图。女性群体早亡的根源何在?这个无形的杀手居然就是让他们一家祖孙三代人引以为豪的地下排水系统:化肥和农药的溶液被排到地下水层,通过阴井流到蓄水池里,污染了附近的生活用水。而井水里所含的致癌物质造成婴儿胎死腹中,女性惨遭毒害。农药和化肥的滥用首先毒害了土地,继而毒害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卡鲁斯曾指出:“对于受过创伤的人来说,不仅引起创伤的事件,甚至连生存本身都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危机。”<sup>[11]</sup>吉妮长期处于父权制压迫之下,而造成她心理创伤的根源却一直被她深深地压在心底,她竭力否认它、逃避它、忘掉它。而造成这一心理障碍的真正原因,就是年少时父亲对她的糟蹋。父亲对她的乱伦行为在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对吉妮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特别是心理上、无意识上的伤害,影响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历过创伤的人们会努力避开或反对回顾创伤。”<sup>[15]</sup>面对创伤,懦弱的吉妮选择了躲避,并对家庭和丈夫在情感上予以疏离,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私人空间以躲避和遗忘创伤。从那以后,吉妮对自己的身体就产生了奇怪的疏远感和陌生感,好像这身体是她本人之外的存在,可以仔细端详,可以上下抚摸,但就是没有感觉。也正是这一可怕的经历,使她对父亲的记忆只剩下那双可怕的眼睛,

而面对父亲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服从,做一个“乖女儿”。“我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就是害怕看他的眼睛,我根本就不敢看他。他身材那样高大,声音那样低沉,如果我必须和他交谈的话,我只敢盯着他的外套,他的衬衫,或是他的靴子说话。如果他把我抱到他脸边,我会极力向后缩;如果他亲我,我会忍着痛苦让他亲,然后轻轻拥抱他一下作为回报。”<sup>[16]18</sup>而创伤受害者为避免所经受的痛苦,普遍会选择生理及情感上的疏离。这可以减轻他们的受害感,在创伤经历后继续存活<sup>[17]42-47</sup>。对于深受创伤的吉妮而言,为了避免所经受的痛苦,她选择通过生理及情感上的疏离来减轻自己的受害感,所以她在情感上依赖上了邻居杰斯,迫使自己继续生存下去。吉妮的内心一直备受情感的煎熬,她不敢回忆过去的经历,过去对她意味着创伤,因此,她选择了沉默这一方式来逃离创伤。

## 二 回忆——正视创伤

吉妮在经历创伤之后选择了退缩,因为她害怕回忆起折磨她的过去,回忆只能使她感到痛苦,因为过去对她而言就意味着创伤,所以她只能选择逃离和遗忘。“对创伤经历的正常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场景中退缩,如果无法退缩,受害人往往采用分离这一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分离,受害人把不能忍受的经历分配到身心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身心的‘无意识’层面,这意味着意识的诸多因素如直觉、感觉、意象不能被整合,经历本身就变成非连续体。分离的心理策略通过压抑或遗忘创伤本身带来的痛苦使外在的生活得以继续前进,但创伤导致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不断产生影响,并由此产生各种躯体症状和心理疾病。”<sup>[18]</sup>身体的创伤和心理的创伤促使她陷入了父亲为自己编织的无形的大网之中,这张无形的让她害怕的大网始终存在于她的无意识之中。14岁那年,父亲进入房间对她进行乱伦夺走了她对自己身体的记忆,而对身体记忆的丧失让她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厌恶,与自己的身体有了距离。由于无法退缩,于是,她采用分离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把这种不能忍受的经历以梦的形式来使得自己的生活继续前进。身体的创伤给吉妮的生活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她时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可怕的经历,这种经历如恶梦般占据她的心灵,她总是竭力回避却又始终挥之不去。正如亚历山大所说:“创伤主体在行为层面常常显露出矛盾性。一方面,主体竭力逃避与创伤情景类似或可能引发创伤记忆的情景;另一方面,他又难以克制重新体验创伤片段的无意识冲动。”<sup>[19]53</sup>创伤以“梦或恶梦”的方式反复出现在吉妮的梦中,她也时常在这种恶梦中惊醒,吉妮在行为上的反常证明了她已经成为心灵创伤的承载者,但这也预示着女性意识的萌发,自我主体性的慢慢苏醒。卡鲁斯指出:“恶梦的创伤并不只是梦中的经历,而是从这种经历中醒来后的经历;尤其是醒来并有了清醒意识的经历,那正是创伤的复活。”<sup>[1]64</sup>吉妮在恶梦醒来后有了清醒的意识,也逐渐地回想起了自己的创伤记忆。

吉妮是一位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丧失了女性身份的“失语者”。她的观念和意识在父权制面前消失,甚至还被剥夺了记忆。吉妮的祖母16岁与大她两倍的男人结婚,紧接着生儿育女,其中两个孩子夭折,自己刚过40岁就死亡。而这些,吉妮则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母亲早年死于癌症。她只是父亲管理农场的工具,种什么都得请示父亲。她按父亲的意思嫁给了拥有土地的泰伊,婚姻生活不幸福,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感觉,她很想有孩子,却由于化肥农药渗入地下水,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对杰斯的爱是她走出父权樊笼的第一步,性意识的觉醒帮助她逐步恢复了记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创伤的症状只有在了解创伤本身才能消失。病人只有在发生内在变化才能了解自己的创伤。”<sup>[15]9</sup>吉妮只有在回忆起使自己受伤的整个事件之后,才能真正走出创伤,一旦获得了清晰的记忆,受到创伤的人就有可能摆脱它,因为记忆迫使她面对一直忍受的恐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而记忆恢复的过程正是女性主体意识逐步苏醒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争取和实现话语权的过程。女性主体性的缺失是因为心理创伤对其造成的影响,走出创伤,摆脱创伤记忆对其的影响,构建其女性主体性,见证自己的创伤过程,创伤才可能得以愈合。

### 三 言说——走出创伤

要想获得创伤的治愈,受害者必须见证创伤经历,敢于述说过去的创伤经历。“见证创伤经历有助于创伤受害者获得‘自我感及世界观’。”<sup>[20]68</sup>在那个可怕的暴风雨之夜,在妹妹罗丝的一再逼问下,她终于勇敢地说出了那段痛苦的创伤经历:少女时代的她(和罗丝),曾遭受父亲乱伦行为的摧残!“我躺在床上,意识到他曾经就在那里,我父亲就在这张床上,就躺在我身边,我就这样看着他的头,看着他那渐渐秃去的头顶,看着他头上棕灰色的头发,感觉到他在吮着我的乳房。”<sup>[16]248-249</sup>身体创伤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与折磨,同时还使她丧失了女性主体性,产生了身份危机,而重识记忆让她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在那个夜晚之前,我准会说,自己根本无法理解后来产生的那种心理状态。可经过了那个晚上,我完全可以宣称,我已经‘不是我自己’,已经‘心理不正常’,已经‘不再理智’,但是,说到底,我心理状态最深刻的特征并不在于我做了什么,而在于它确实实地感知到,自己就是那个真实的我。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坚信’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干巴巴的单词,已不是仅用来描述道德规范或自觉的信念的单词,而是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充满着洞察力,每个毛孔都涨满了这种洞察力,就像是一块涨满了水的海绵。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已‘不再是我自己’了,恰恰相反,我强烈地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是‘我自己’,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sup>[16]335-336</sup>吉妮这一创伤的经历使她获得了“自我感”,勇敢地言说使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主体性慢慢得以恢复。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认为:“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能记起那时候到底自己(或他的亲人)发生了什么,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享有美好未来。”<sup>[21]22</sup>治愈创伤需要创伤受害者倾诉创伤经历,直面过去以摆脱其羁绊,对现实和自我有全新认识。在找回了父亲对她“乱伦”的记忆后,她进行了反思,意识到了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她要离开这个污染之地去寻找新生。而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吉妮不再甘愿充当父亲的私有财产,她慢慢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也有了自己的声音。她敢开口对父亲说“不”,也敢对没有感情的丈夫提出“离婚”,更重要的是,她敢于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离开之前,吉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将有毒的水芹的根拌在猪肝香肠和泡菜里拿给罗丝吃,然后离开了农场。不管结果是否毒死罗丝,吉妮都已超越了自己,不再是一个“失语”的女人了。

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等人发现,受伤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一般需要经历以下过程:第一,回到该事件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第二,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时该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中,尽管这一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描叙出来<sup>[22]</sup>。小说的结尾,吉妮用平静的口吻向读者述说起自己的过去,她离开了那片被污染了的深爱着的土地,离开了农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在一家餐馆当上了女招待,干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过上了充实愉快的生活,完成了自己的全部蜕变,从一个受压抑受迫害的家庭妇女转变为一个可以把握自己把握未来的独立女性。通过讲述创伤故事和构建女性主体性,吉妮获得了自我身份,她的创伤得以痊愈,并在艰难的蜕变中获得了自我救赎。

### 四 结 语

创伤理论为研究《一千英亩》中主人公吉妮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且更加有利于深入探究和揭示普通女性群体由于生存状况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心理焦虑和心理创伤。从躲避创伤、直面创伤到走出创伤,吉妮经历了痛苦的抉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勇敢直面过去的痛苦,走出了创伤的记忆和阴影,获得了内心真正的救赎。简·斯迈利用女性特有的敏锐捕捉了吉妮的心理,刻画了以吉妮为代表的普通女性走出创伤重获新生的艰苦历程,流露出对人性的关怀。同时,她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环境的忧虑和思考使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从创伤理论这一视角对《一千英亩》进行解读具有

更深层次的意义。简·斯迈利以吉妮个人创伤的缩影来传达她对于整个美国普通女性集体所承受的心理创伤的深切关注,书写了美国普通女性走出心理创伤的过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过去与现在的创伤,引领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环境危机。

### 参考文献:

- [1]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History*[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P, 1996.
- [2] Dodman, Trevor. “Going All to Pieces”: “A Farewell to Arms” as Trauma Narrative[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6, 52(3): 249 – 274.
- [3] Ayres, Susan. Incest in *A Thousand Acres*: Cheap Trick or Feminist Revision? [J]. *Texts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2001(11): 131 – 155.
- [4] Amano, Kyoko. Alger’s Shadows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5, 47(1): 23 – 39.
- [5] Bakerman, Jane S. “The Gleaming Obsidian Shard”: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J]. *Midamerica: Yearbook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idwestern Literature*, 1992(19): 127 – 137.
- [6] Carden, Mary Paniccia. Remembering/Engendering the Heartland: Sexed Languages, Embodied Space and America’s Foundational Fictions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J]. *Frontiers*, 1997, 18(2): 181 – 202.
- [7] MaDermott, Sinead. Memory, Nostalgia, and Gender in *A Thousand Acres*[J]. *Signs*, 2002, 28(1): 389 – 407.
- [8] Leslie, Marina. Incest, Incorporation and King Lear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J]. *College English*, 1998, 60(1): 31 – 50.
- [9] Carlson, Ron. King Lear in Zebulon County[J].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91(11): 11 – 15.
- [10] Eder Richard. Sharper than a Serpent’s Tooth[J].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1991(10): 3 – 13.
- [11] 张 瑛. 土地·女性·绿色阅读——小说《一千英亩》生态批评解读[J]. *当代外国文学*, 2005(3): 72 – 77.
- [12] 左金梅. 《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J]. *当代外国文学*, 2003(3): 99 – 103.
- [13] 赵志玲. 《一千英亩》现代女性对《李尔王》的互文性解读[J]. *探索(学术论坛)*, 2007(11): 166 – 168.
- [14] 卢 裕. 寻找自我——《一千英亩》的新精神分析解读[J]. *人文社科*, 2010(10): 132 – 133.
- [15] Freud, Sigmun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M]. Trans. James Strachey. Standard Ed. New York: Norton, 1975.
- [16] 简·斯迈利. *一千英亩*[M]. 张 冲,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7] Herman, Judith Lewis.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Basic, 1992.
- [18] 赵冬梅.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6): 93 – 97.
- [19] Alexander, Jeffery C. *Cultural and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2004.
- [20] Brison, Susan J. *Trauma Narrative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elf. Acts of Memory: Cultural Recall in the Present*[M]. Hanover: UP of New England, 1999.
- [21]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 [22] 柳 晓. 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J]. *外国文学*, 2009(5): 68 – 74.

(责任校对 莫秀珍)